

希伯來囚徒合唱 裴小龍

最近在網上聽音樂，義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1813年—1901年）譜寫的合唱，“希伯來囚徒合唱”，深深打動了我。威爾第這幕合唱出自他創作的歌劇《納布科》，熱情歌頌了希伯來的猶太人不甘忍受奴役、思念家鄉、懷戀故國的真摯感情。

這一故國情懷所以感染了威爾第，因為他聯想到義大利當時也在奧地利侵略者的鐵蹄下掙扎，就像合唱中的希伯來囚徒。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也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詩歌中常見的互文性典故運用。這同樣感染了今天的我，尤其聽到“故國失去了，縱然這麼美麗，/ 這麼可愛，卻再無歡樂可言”這兩行，撫古思今，難免泫然不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意境與“希伯來囚徒合唱”的意境頓時疊加起來了。於是下決心，索性把“希伯來囚徒合唱”翻譯成中文。我不懂義大利文，只能從英文翻譯。有意思的是，我參照了的不同英文文本並不統一。不過，詩歌翻譯本來就涉及到譯者的再創作，應無大礙。還涉及到不同的譯者、讀者就有不同的理解的問題，這僅僅是我理解中的“希伯來囚徒合唱”。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一歌劇世界各國都有演出，也曾在北京、上海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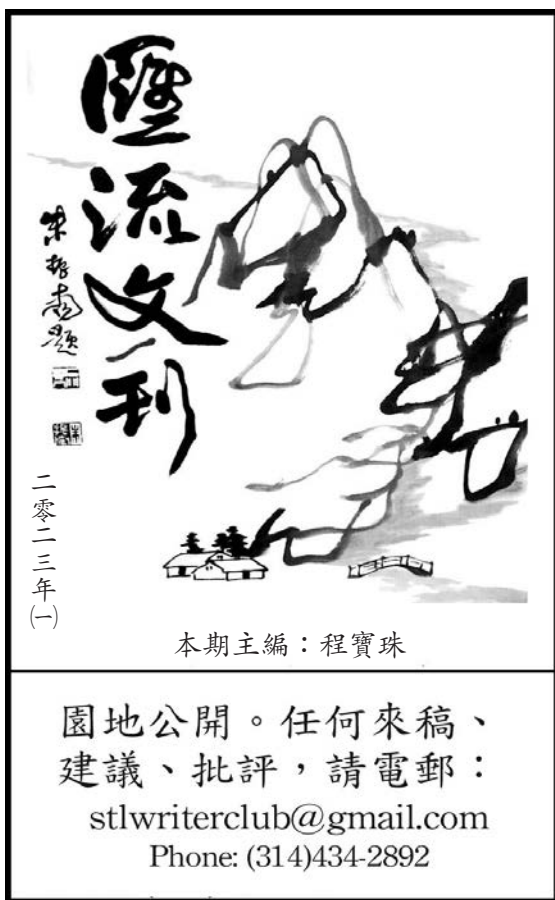
希伯來奴隸合唱

飛翔吧，思想，展開金色翅膀，
走吧，棲息在山坡和山嶺上，
那裡吹拂著我們美好故鄉的
絮風，充滿了溫暖、柔軟、芬芳。

向約旦河兩岸招呼致意，
還向錫安倒塌了的宮塔致意，
故國失去了，縱然這麼美麗，
這麼可愛，卻再無歡樂可言。

先知哲人的堅琴啊，
為什麼靜靜懸在柳梢上？
重燃我們心中的記憶吧，
告訴我們那些已逝去的時光

或者，獻上一曲痛苦的哀歌，
像你為耶路撒冷的命運所作的那樣。
讓主賦予你靈感，譜寫一首歌，
幫助我們怎樣來承受苦難。



本期主編：程寶珠

園地公開。任何來稿、
建議、批評，請電郵：
stlwriterclub@gmail.com
Phone: (314)434-2892

那千年萬年也難以發生的
交集

利用6+放大鏡，一個鍵一個鍵敲打出來

失明之後（一）：交集 謝惠生 4/2-4/16/2023

妳從遠處歸來
相約無期
我迷離的雙眼已
不能辨識妳美麗的面容和
妳眼中千般思緒

我曾問天求光明
老天卻躊躇：時猶未至

我只有在夢中放任妳
光潔清冷的容顏

如花綻放在黑暗的湖面
我竭盡性命捕捉四散的視線聚焦
湖底泥濘的一點

等待著
靜靜地等待

失明之後（二）：親愛的女皇 謝惠生 4/16/2023-6/16/2023

妳來，妳來
我揮揮手
妳款款地浮現在我夢中
深情而又專注
妳固執地
篋一小片一小片
再一大片一大片
終而領取我心的整片疆土

我眼中風而失明了

當靈魂的窗子完全關上了
還可有任何的生機？

妳是我的廚娘
妳是我的長工
妳是我的看顧人
妳是我的守護者
妳是我的……
每一步妳牽我手
每一刻妳扶著我

黑夜來到閉上雙眼
眾生平等酣然入睡
夢裏一片光明歡悅
和女皇比翼飛翔
在廣闊的高山草原大河上…
唉！夢裏不知眼已殘
夜夜貪歡
夢是我生命的精華
夢死，死由何來？
一覺醒來紅日中天
我眼前依舊漆黑
眾生至此何有平等？
我獨獨為眾生所棄
愁思湧起
便想杜康 沽酒一醉忘千愁
可是平生滴酒不沾的人
感覺女皇在一傍憂鬱的眼神
這第一口酒如何吞嚥很下？
醉生，何其難行！

是女皇直挺挺跪在床邊祈禱

有人問我如何找到妳的
我坦誠以對
「不知道是誰找到誰
我追求了兩年
姻緣相偕五十載。」

當時的盟誓：
「不離不棄永不相負」
可是，可是
我如何報償得了
餘生歲月所負的恩情？
我幽幽一嘆
眼淚終於不由自主流落
一顆一顆無休無止
哦，親愛的女皇
讓我流盡妳所有的眼淚
妳
妳不要再哭了
……………
走過死蔭幽谷也不懼怕
要有信心
神不會遺棄我們
祂必拯救

哦！女皇
我親愛的女皇
妳可知
妳已陷入羅網？
日復一日越陷越深

兩個小時的擔救
溶解了血栓
保住了百分之十的視力
我知道這是神的恩典
神特別為我打開一條出路
當然也是神對我的考驗
在生生死死的掙扎翻騰中
教我深思和順服

當千百種頭銜強加在妳身上
妳瞬時從女皇跌成女奴

中夜有哭泣聲傳來
我一動不敢動
心裏一遍一遍長吟：
滄海月明珠有淚，
珠有淚……
我卻無淚。

我無奈
生既不能醉
夢死也難成
就此完全靠天父而活
日日讀經
夜夜頌詩
深夜月光下依稀的身影

風平浪靜五十二個寒暑
以為今生歲月 不過如是
誰知道天不從人願
竟把我深心最恐懼的夢屢成了真
二零二三年一月七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四十分
那是被咒詛的時刻
是命運轉換的時刻
是惡魔來臨的時刻
是神賜下 嚴酷磨鍊的時刻
是生不如死的時刻
是我不情不願的重生開始

我死不了
可是我的女皇呢？

我知道蚊人為何流淚？
我知道妳為何哭泣
可是我能做什麼？
我受制洶洶在深深的海底
無邊無際的黑暗
從天明，到黑夜
從黑夜，到天明

我也曾想醉生夢死了此生

我的紅棉襖 程寶珠

當我們決定搬到拉斯維加斯，許多的傢俱，衣物等都盡量地割捨，但是依然不捨得那件紅底白圓緞面的絲綿襖，它仍舊透著絲絲的暖意，然而發福的腰身，早已無法擠進這件當年量身製作的冬裝，它是50多年前隨著青春的我飄洋過海從台灣帶到美國，唯一僅存的衣服。年華雖已老去，棉襖依舊伴隨著我，往事並未如煙。

我上初二那年，祖母做過了直腸癌的手術，後來又患腹瀉，經過兩年多和病魔的糾纏奮鬥後，身體逐漸康復，但是她似乎預料到自己來日無多。恢復健康後，祖母找裁縫為我添置了好幾件衣服，這件漂亮的紅色絲棉襖就是其中之一。祖母時常為疼愛的孫女兒添制新衣，這次更是加快了腳步。她總喜歡將我裝扮成身著紅衣的白瓷娃娃。因此祖父常戲謔我為「紅孩兒」。

時間沒有善待祖母，她的預感很快地降臨，可怕的癌症又復發了，祖母再度住進了醫院，這次群醫束手無策，只見祖母日漸消瘦，最後只有靠嗎啡止痛，雖然全身已經扎滿了針眼，還常看到她在病榻上極度痛苦的呻吟，我心如刀割，卻無能為力。

不信鬼神的我，開始在祖母供奉的觀音像前，每日點上三炷香，依舊盼望奇蹟顯現，然而我的失望與祖母的呻吟同步加深。她在昏迷前幾天，握住了我和祖父的手，流著淚對祖父說道以後她無法照顧我們了，叮囑祖父自己要保重，同時要祖父帶我去買雙新鞋，給我添置新衣。當時祖父強忍住悲傷的淚水，我卻無法控制盈眶的淚珠。幾天之後祖母陷入昏迷狀態，一星期後，她駕鶴西去。老淚縱橫的祖父，抱著泣不成聲的我，我第一次嚐到喪親的悲痛。

失去祖母後，和祖父相依為命，他越加寵愛我，盡量填補我失去的「母」愛，兩年半後，我才渡過20歲的芳華，一向健朗的祖父突然得了不治之症，雖然他對孫女百般地放心不下，但是敵不過病魔的攻擊，最後踏上了黃泉之路，留下了徬徨無助、極度悲痛、單純的我於複雜的人世間。我走出了象牙塔，開始人生的另外篇章。

大學畢業後與夫婿告別了生長的台灣，負笈美國，簡單的行李中幾件隨身的衣物裡，這件棉襖護衛著我度過了甜酸苦辣的海外留學生的生活。雖然這是件過時的款式，如今依舊鮮豔，依然暖和，棉襖一如祖母的愛溫暖且不褪色。寒冬裡我似乎又聽到祖母對我說“天冷了，穿上它別凍著了”。

原稿刊登於世界日報。上下古今老物件說故事徵文稿。

追夢逸興

《天上的魚》繪者自序 周密

我們每個人都有夢，在心中如火般熾烈，但有時一陣大雨幾乎撲熄，而留下的火種埋在灰燼下，不期然在微明時刻迸發而出。

還記得睜眼一看的畫面，麻醉恢復室白色牆上掛著一個大圓鐘，十一點了！距我清晨六點入醫滿久了。閃現腦海中的第一個念頭是，我還活著！先前依稀聽到旁邊有人說：「她還沒有醒來啊？躺了兩個鐘頭多了！」其他病床沒有人，指的一定是我。那是2018年三月初的事，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過去孩子年幼，一個是自閉兒，一個是資賦優異兒，當然沒時間給自己。孩子長大，我有機會進入最愛的聖路易藝術博物館工作，當然沒時間去學。五十好幾時，想想等退休以後才有時間吧？！

沒想到身體的孱弱卻讓心靈澄淨清明，心中有個小小聲音不斷對自己說：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過了一個半月，不再舉步維艱的我，慢慢開車到離家約莫十五分鐘遠的小區，慢慢走進畫家珍、桂若曼的畫室，開始了我的繪畫課。珍老師六十開外優雅風趣，他有一棟美麗的房子和花園。畫室裡另有五位女士，各自用色鉛筆、粉彩、水彩、油畫各式繪畫媒材在作業，好特別的畫室，我立刻感覺到走對了第一步。

珍老師教學簡潔，素描從線條、明暗值、觀察實物開始。上了幾堂課過後，他拿出幾張雜誌剪下的圖片讓我挑選來畫，我看著不知選哪張，他就說：「What speaks to you?」直接翻譯就是「什麼在跟你對話?」，這句話就成為我後來創作時的重要提示，就是這景象是否打動了我！

瀏覽於樹林、動物、花朵、人物中，我選了一位沉思中的中年男子。下一張的選擇，是一位英氣逼人的年輕女子。畫了兩張人物素描，老師頗為滿意，所以我就可以晉級學習其他繪畫媒材。珍老師說：既然你以前畫過水墨畫，就先從水彩畫下手。從自製彩色明暗值、色輪，學習調色開始，我摸索了幾個月，才比較有信心去畫自己的攝影照片，因為我想創作自己的畫。

課堂上老師會邀大家發表新作，我會

把在家裡完成的水彩畫秀一下，沒想到大家都很善心，常常稱讚我畫得好，不過此外我就只敢用電郵跟家母分享。

水彩有些特質，其中最有趣的是顏料和水融合後會自然產生一些不可複製的色彩趣味。有一張就是如此出現在藍天上，媽媽特別喜歡，他叫我寫篇散文配上自己的畫作去投稿，可我當時忙著寫日本版畫的長文，就轉而請媽媽提筆去寫。

第一篇《天上的魚》就於2019年2月11日刊登於中華日報副刊上，對我們母女倆都是莫大的鼓勵。尤其家母當時已高齡90歲，幾乎想封筆不寫。年歲高了，病痛難免，不過他常說經由欣賞我的畫作為文，而感到生活的力量，幫她提氣。感謝當時的主編羊憶玫女士，因為他的選用而開啟我們的合作。也感謝現任華副主編李謙益女士，如今圖文小品已進入第四個年頭。

我於2020年元月底過完農曆年後自台返回美國，2020年3月疫情於美國爆發後，我就無法回台，只能以畫娛親，共同創作成為我們越洋傳情的樂趣。

這期間，我曾嘗試參加美國數個不同畫會的甄選活動，有的落選，有的獲選被邀入聯展中，更有獲得一些殊榮，如：聖路易藝術家協會(St. Louis Artists' Guild)頒贈第二名及獎金美金250元，以及藝術聖路易學會(Art Saint Louis)優勝獎的榮譽(也就是前五名)。新手上路就有不錯的表現，讓家母興奮不已，連連說我繼承了書法家祖父周承德的藝術基因，其實家母也擅長畫國畫，跟多位國畫老師學畫，包括著名畫家黃君璧。

現在回想起來，讓我在學畫不滿兩年的時間就膽大的去報名參加畫會甄選活動，並僥倖獲選，跟珍老師特別的教法或是不教的教法，有極大的關聯。珍老師只教基本畫法，他從來不會叫你如何畫，也不會修改學生的畫作，只是偶而給些建議，所以我常要努力去想如何下筆，如何表現。由於老師的自由天性與對學生的信心，讓我格外感到繪畫的樂趣，進而也激勵了自由創作的勇氣。

以家母九十好幾的高齡筆耕不輟，書



寫流暢溫暖的小文，以我初老的年齡頓悟而追夢，希望我們母女追夢的故事能讓您會心一笑。

在此特別感謝蔣竹君女士，沈春華女士，和王志榮先生（九里安西王）撰文推薦《天上的魚》。他們熟識我們母女，文中自然流露出不同的情誼與感想，讓我特別珍惜這麼多年來的忘年之交與友誼。更要感謝好友歐陽元美女士在百忙之中幫忙校對，任何錯字都難逃她的法眼。如果讀者對周密的最近畫作有興趣，請上她的官網 <https://www.w.mimichuang.art>。

最後還要感謝白象主編林榮威與團隊的全力配合，使此書順利出版，並蒙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理事長黃寤蘭慨允在台北華山紅館為《天上的魚》舉辦新書發表會。

◎出版訊息

《天上的魚》由名作家九里安西王大力推薦，請點他的部落格連接 <https://blog.udn.com/JulianCWang/177633395> 歡迎購書請電郵 mimi.huang@sbcglobal.net 向作者直接洽購，《天上的魚》彩色印刷，一本美金\$17 (含運費)，或網購 <https://tplaza.com.au/shop/books/fiction/isbn9786267189771/>。在台灣請至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3755> 或誠品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68672682312621005> 訂購，謝謝！